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约翰·克利斯朵夫

下

[法国]罗曼·罗兰/著 孔铁 李亮 向亚云/译

Shi Wen xue
Jie ming zhi



吉林摄影出版社

约翰·克利斯朵夫

(下)

[法]罗曼·罗兰 著

孔铁 李亮 向亚云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阴晓伟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8
ISBN 7-80606-498-2

I. 世… II. 阴… III. 世界文学—名著 IV. 130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6538 号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 约翰·克利斯朵夫(下)

阴晓伟 主编

责任编辑:李相状

封面设计:翟树成

吉林摄影出版社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 460 印张 1000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200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06-498-2/I·36

全套定价:918.00 元

苔 丝

母 亲

红 与 黑

格林童话

圣经故事

漂亮朋友

呼啸山庄

飘(上中下)

复活(上下)

简爱(上下)

安徒生童话

一千零一夜

巴黎圣母院

包法利夫人

十日谈(上下)

三剑客(上下)

忏悔录(上下)

罪与罚(上下)

源氏物语(上中下)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基督山伯爵(上中下)

福尔摩斯探案集(上下)

汤姆叔叔的小屋(上下)

鲁滨逊漂流记/伊索寓言

安娜·卡列尼娜(上中下)

茶花女/少年维特之烦恼

约翰·克利斯朵夫(上中下)

高老头/马克·吐温短篇小说



第八部 女朋友们

第一章 女朋友们

克利斯朵夫与奥里维一直都是拮据的，以前是这样，现在，克利斯朵夫在法国以外有了一点名气，还是这样，他们总是在饥饿地拼命补偿下过日子，当然也就是没有钱吃饭和有了钱以后就大吃一顿的生活状态。

在他们持续着过这种日子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天，只有克利斯朵夫一个人在家，为了生计，奥里维很早就出去教课了，而克利斯朵夫也为哀区脱改了一夜的乐谱才回来睡觉，实在是太劳累，所以有人送信来，他拿了信，也不知道送信的人在说些什么，连门都没关严就又睡去了。

但是没有多久，大约是一小时吧，他被屋里的脚步声惊醒了，他实在是生气得很，愤怒地吼问那个人来干什么。那个人却朝他有礼貌地行很郑重的礼，对解释说 he 是一名《民族报》的记者，因为《大日报》上有克利斯朵夫的文章，所以想来采访他，还有，因为门没有关严，所以他就进来了。

克利斯朵夫根本没有去看报纸，更不知道报上会有他的名字，那记者说的什么他不知道，所以不想理会恼人的记者，任他在那儿自作主张地念着报，他又上床自顾睡觉，但是，他还没有睡着以前，他已被记者所念的话搅乱了，人家竟说他克拉夫脱是音乐天才！没错，真地是在说他！他从床上跳起来骂道：“疯子，他们一定是疯子！”

他一开口，聪明的记者就不念了，趁他这个情绪的时候问了他好多问题，他也就毫无防备而且不加思索地答了，这时他才从地上捡起报纸，看到关于自己的文章，而且，上面还有他克利斯朵夫的相片，他刚想

看文章究竟写了些什么的时候,又有一个记者进来,而且无论克利斯朵夫怎么恼,怎么骂他们,他们也都不管,直到把屋里所能看到的一切都拍完照,还把克利斯朵夫本人的面貌一一记录下来,才在克利斯朵夫半推半赶下出门。他们一走,克利斯朵夫赶紧把门锁上,惟恐再有人来打扰。

但是既然报上已见了他的名,他是没法躲开别人的打扰的,果然,没过多久,又有人来敲门了,克利斯朵夫以为是哪位朋友,因为他从敲门声猜想,不会是外人,但是又出乎他的意料,来的人是个从未见过的陌生人,他还没来得及说把那人打发走的话,那人已先自我介绍,说是记者,也是报上那篇文章的作者,这一回他没有拒绝了,而且他也没法拒绝,因为这作者是专门来拉他出去的,因为有一个——谁都知道的阿赛纳·伽玛希要见他,车已在楼下等候了。克利斯朵夫奇怪这样的好事怎么会突然降到他的头上,或许是他以前演奏了什么特别的曲子而自己还没有发觉?但不管怎样,他已没法细想了,因为实在却不过情面地答应了别人的邀请。

阿赛纳·伽玛希是身强力壮、五十上下、又矮又胖的男子,他说话时总是带命令式的,在为人方面,他很有一套,又会利用人,又会做买卖为自己得利,他把他自己的事业与法国甚至全人类的事业连成一体,他总是宣称谁也不能损害他,因为他就是法兰西的代表,损害他就是损害法兰西,他的利益总是和公众的利益分不开的,有时他的狂妄会指使他拿推翻政府作代价而推翻一个与他作对的敌人,他是无所不能、不计手段的人,他会拿出一种高高在上的样子,犹如上帝般,帮助几个穷人或不是很运气的人以表现他的伟大,权势的伟大和他行为的伟大,他是无冕之王,谁见了都会害怕,他甚至能把一个平凡的人制造成为一个君王。

克利斯朵夫被他们带到他这儿来了,他是想要利用他的权势来制造克利斯朵夫的。

其实,这件事最初的发动者是他的好朋友奥里维。

为了克利斯朵夫有一天能够真正地成功,奥里维知道,单是他一个人知道克利斯朵夫的优秀才能是不行的,他必须寻找一种路子,让克利斯朵夫朝成功的路上一步一步向前迈。虽然他平时很痛恨用这种手段

达到做事的目的,但是为了克利斯朵夫,他不在乎这样做,他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在与一些批评家或音乐家有接触的时候,他总是有意识地提到克利斯朵夫。本来,他以为他这样说,别人会无动于衷或是引起反感的,但是后来他发现,别人很相信他的话,他猜想或许是克利斯朵夫上几次的演奏很成功,而且有极好的影响的缘故,也可能是有一些自以为有眼光的人认定克利斯朵夫将会在不久后成为音乐圈内的红人而捧他。

当然这里面与奥里维也是脱不了干系的,他一直在暗中努力,利用人们对克利斯朵夫的兴趣,有意识地透露一些消息给别人,他暗暗使克利斯朵夫在不明真情的情况下与《大日报》的记者见了面,他是不会公然让克利斯朵夫与记者见面的,他害怕克利斯朵夫会闹出一些笑话来不好收场。以前奥里维是不与新闻界打交道的,这次也只是出于一种帮助克利斯朵夫的好心,没想到他是惹到了一架机器,被他启动却不听他使唤的可怕的机器。

所以,奥里维被《大日报》上的文章吓坏了,他一直以为记者们会和他一样小心,会等到材料收齐了,而且有了足够的说明力后,才会发表文章的,至少也应该让大众对克利斯朵夫有所认识才行,但是报社的人是不会这么想的,他们所要求的就是快,要在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时候发出来,以示他们掌握的材料是在别人以前的,如果大家对他都有了了解,那就不成为新闻了。

《大日报》的作者其实对克利斯朵夫是不了解的,他只是从奥里维或是古耶或是其他人口中,断断续续听到一些关于克利斯朵夫的事,但这些,对于一个可以借题发挥的记者来说,已经足够了,他首先把克利斯朵夫写成是一个牺牲者,由于德国政府的错误,他不得不逃到法国来,然后又大肆宣扬他的音乐天才,这些恰恰是克利斯朵夫所痛恨的。因为他自己知道,他那时的作品是平庸而不值一提的,而且他还在文章中诋毁那些法国的音乐家,当然,非常有声望的音乐家是除外的。

奥里维看到报上的文字不免埋怨自己做事太草率,真不知会闹成什么样子又会怎样才能收场。他上完课后马上赶回家中,克利斯朵夫却没有回来,奥里维打听到原来他是和记者一起出去的,一时竟吓呆

了。他在家焦急地等待着，生怕他会出什么乱子，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但是他又只能在那着急，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阻止克利斯朵夫了。

一直到下午克利斯朵夫才回来，却显得异常高兴，他完全不知道奥里维一直在担心他，更不知道奥里维怎么会不停地问他说了些什么或是做了些什么事。

“我吃了一顿好饭，好久没吃到过这样的好饭了，还有各种颜色的酒，我也大喝了一回。”克利斯朵夫高兴极了，向奥里维背着菜单。

奥里维关心的不是这些，他问克利斯朵夫和他一起吃饭的都有些什么人。

克利斯朵夫也不知道那究竟是些什么人，以前都没有见过面的，他只知道有个大家都害怕的矮胖子伽玛希，还有文章的作者格劳杜米，其他的他都不认识了，大概是记者吧，但是看得出来，他们都不坏，对他挺好的。克利斯朵夫对奥里维说，言谈间仍藏不住喜悦。

克利斯朵夫忽地发现了奥里维的冷淡和怀疑，便问他看到了那篇文章没有——他以为奥里维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奥里维却说，他正是因为这事，问克利斯朵夫仔细看过没有。

“我没有时间，从早上到现在，我一直被他们缠着，所以我只瞅了一眼，没有仔细看过。”克利斯朵夫说。

“那你还是先去看看吧。”奥里维说。

刚开始的时候，克利斯朵夫还在边看边笑着，认为这文章有意思，但是后来，他渐渐地瞧着不对了，怎么可以说他是“一个共和政治的音乐家”呢，而且还拿他来抨击前辈大师们，简直是不成体统的，在他心里，这些前辈都是伟大的，他们一直都是他精神上的寄托，当他看到作者对法国音乐家的诋毁时，他更是愤怒了，觉得他们简直就是在胡闹，完全不负责任的胡闹，还有，他是那么爱他的祖国，而他们竟然辱骂他！说他对他的国家有着仇恨的心理！他怎么会这么卑鄙！

“我现在就写信给他们。”克利斯朵夫固执地不听奥里维的劝阻开始写信，主要是更正他对祖国的观点，虽然没有听奥里维的劝阻，但信是给奥里维看过并经过修改后才由克利斯朵夫发出去的。

“明天，我的信就能更正我的意见了，只要一见报纸，什么问题都解

决了。”

但是奥里维没有他这样乐观，他仍然很担心克利斯朵夫吃饭的时候说了什么不应该说的话，克利斯朵夫却坚持着说没有，这样他才稍稍放心了些。

克利斯朵夫自己才回过头来，认真地回忆他吃饭时所说过的话，有好多都是他信口开河胡言乱语的，当时他实在是太高兴，认为他们对他那么热情而且真诚，他们甚至像好朋友一样地灌了许多酒。而且伽玛希也是个饭桌上的好汉，他很不喜欢那些斯文的人，不能吃不能喝，所以他看到克利斯朵夫能吃能喝的样子就觉得和自己对劲，他还建议克利斯朵夫把他的《卡冈都亚》编成歌剧在剧院上演，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艺术的最高顶点了，克利斯朵夫费了一番口舌才阻止他和那些记者们，他想起他还说了许多《大卫》的事，过后他忘得干干净净了，但是那些记者们，一定是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了，而他们又是听伽玛希所支配的，人家请他去吃饭原本就是为了要他大谈，现在他真的中了人的圈套还认为他们是热情而真诚的朋友。现在，奥里维一再问他到底有没有说些什么，他才惊觉自己实在是大错了，他的那些胡说八道不知又会被人家拿去做什么文章？即使是写了更正信，他知道那是没有用的，人家不会随便就这样做的——他已被完全掌握在别人手中不能自由了。

果然，与他们想象中一样，克利斯朵夫毫无意识说的那些私事，被记者一一发挥了发表出来，而他的更正信却如石沉大海，伽玛希传话来，说是能体谅他的这种心胸宽大的作风，并表示钦佩，但是他已把这作为一个秘密守起来了，同时他又把克利斯朵夫的意见在巴黎、德国的报纸上宣扬，因此引起了德国许多人的不满，作为一个德国艺术家竟然这样诽谤自己的国家，实在是令人气愤的。

克利斯朵夫于是想到了用另外的报纸来为他澄清，说明他是爱德国的，那毕竟是他的祖国，没想到这样一来，又惹来了一套反对共和的言论。

克利斯朵夫越来越烦躁了，他搞不懂为什么人们一定要把他的音乐和国家的政治扯在一起，奥里维劝他，说是在巴黎谁都会有这样的遭遇，就像贝多芬当年一样，什么样的人都有，克利斯朵夫也想像贝多芬

一样,把那些人赶走,赶出艺术的圈子,但是,他还记得那些人是他的朋友,他放不下这个情面。

奥里维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他的担心,因为有记者不停地来采访克利斯朵夫,而克利斯朵夫无论怎样小心,却还是把想要说的话都说给别人了,奥里维常常在回家的时候发现克利斯朵夫正狼狈不堪地对着那些记者们。

他知道克利斯朵夫一定又是乱说一通,他责怪克利斯朵夫竟没法控制自己或是改改这坏脾气,克利斯朵夫也毫无办法,对自己这种行为,他也恨得要命。但是,他总是无法克制自己,末了,他跟奥里维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第二天,克利斯朵夫对奥里维说他什么也没说,就把那个扰人的记者赶走了。奥里维又担心了,因为他知道他们这种人是不能得罪的,稍有不慎,就会被人抓到把柄,对他施以报复,克利斯朵夫就忽然想起了他在关门的时候说过一句他自己也记不清的话,后来他看到的,并不是他所担心的那一句话,而是那位没有进到他的屋的人对他屋子的描写,还有一段凭空多出来的他们的对话。

因为《大日报》对他的恭维,别的报纸就不跟着捧他了,而是攻击他,他们是容不下别人在他们前面发现一个天才的,他们的尊严不允许,特别是古耶,曾经恭维他的古耶,现在因为被别家报纸抢走了头条新闻,当然很生气。他写了一篇“以正视听”的文章,说是克利斯朵夫一开始是由他领导的,但是他以朋友的身份告诉大家,克利斯朵夫其实很骄傲,也缺少修养与特色,并劝阻这些奉承克利斯朵夫的人,不要继续下去,这样会害了他。一时间,所有的压力朝克利斯朵夫滚滚而来,甚至还牵扯到了奥里维,明智的人不理睬古耶,倒不是完全相信克利斯朵夫,只是他们瞧不起古耶,认为他的声望只不过是靠报纸撑腰的,有的人对克利斯朵夫表示讨厌,认为他真地不具备有艺术家的修养,还有的可怜克利斯朵夫,而奥里维的同行们则非常恨奥里维,恨他平时里总是不与他们亲近。当然,他们从奥里维的表面是无法看到他的孤独的,还有人甚至认为奥里维因为《大日报》的文章而得到了什么好处,他们恨奥里维不在该把克利斯朵夫推到嘈杂的节场上去,使他迷了路,他们怪

罪奥里维断送了克利斯朵夫的前途，他现在被胜利冲昏了头，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认认真真地工作，回到他的艺术中去了。

奥里维很想解释他当时这样做完全是因为他们生活太艰难的原因，但是他没有，他知道说了也没有用，他们会说人本来就应该要受苦，这种人习惯了上流社会的生活，他们不知道穷对于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奥里维也懒得和他们费口舌。

克利斯朵夫终日被这些报纸说来说去的并非事实的话弄得心烦意乱，他只期望这种日子能够早日结束，但看这种火热的架势，他不敢断定还能被人烦多久，结果，却是过了半个月后，这些批评、恭维等等所有报上的东西都停止了，他也出了名，通过这么久的报纸宣传，人们已不知道他创作的作品是什么了，也懒得记他的名字，提到克利斯朵夫的时候，就只要说一句“大日报上的那个人”，也就谁都清楚所指是谁了。

开始有大批的人给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寄信来，各种各样招揽生意的都有，以前的敌人现在又变成了朋友，有些信中还问到一些他们无法回答的问题，比如像法国人口问题，理想派的艺术问题，还有的甚至问克利斯朵夫德国的音乐是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了，就像德国的国家一样，他们看过信后，都会对这些人大笑一阵，笑过后，克利斯朵夫却选中了妇女们寄的请帖，并且接受他们的邀请。

奥里维不相信他会去这种地方，但是他从克利斯朵夫的回答与神态中看出，克利斯朵夫真的是准备去的。

其实克利斯朵夫并不是因为自己有了名声，或是想要继续扩大自己的名声，他实在是太闷了，那么长的时间他就一直关在屋里没出过门，虽然那些晚会很令他厌烦，但出去一趟，至少他是呼吸了新鲜空气的，但是他又怕因为自己对晚会的厌烦引起奥里维对他的笑话，所以每次回来，他总是大大地夸上一番参加晚会的好处，但同时他又拒绝所有第二次邀请他的人。奥里维也弄不懂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克利斯朵夫自然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希望参加沙龙能给他一些创作的灵感，让他从中找到新的素材，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是不会让自己停止不前的，但使他失望的是这里并没有他想要找的，男人们的萎靡与女人们的无聊，使他想到，有好多艺术家都会在不久死去，有的甚至已死了，这些伟大的

艺术家们都被女人腐蚀了。

克利斯朵夫所看到的这些，也不过是一些表面上的现象，他几乎逃不过那些女人，她们想要利用他来点缀沙龙，他已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所以能从他们中间退出来，能把握自己不受女人们的牵制。

克利斯朵夫的粗心并没有铸成错误，他终于躲开了那些人的纠缠，而奥里维，一向办事谨慎小心的他，却一不小心误入其中。

他已经和克利斯朵夫一样有声望了，倒不是因为他写了六年的文章，他的声望来源于克利斯朵夫，谁都知道，是他发现了克利斯朵夫这个音乐天才，所以人们感激他，同时也记住了他的名字，有人邀请克利斯朵夫自然也就请到了他。但是，奥里维只是希望有他在一起，克利斯朵夫能少些麻烦，因为至少有他可以当场帮助他，他只顾了朋友，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被爱情掠去。

雅葛丽纳·朗依哀从小就受着父母的溺爱，她年纪轻轻的还不到二十岁，家里又有钱，她是从来不受生活困扰的，她头发淡黄，像波浪般卷起，眼睛是碧蓝的，眼皮却显得沉重了些，嘴是肉感而清秀的，下巴长得很任性，又细又长的脖子使她细小的身材更显得苗条，父母的结合最初可能是有爱情的，但等到她知道爱情的时候，他们之间就只有金钱了。他们都很疼爱她，惟恐雅葛丽纳会偏向对方而冷落自己，而雅葛丽纳也正是用了他们这种心理，周旋于他们两人之间，以求得他们更多的爱和答应她更多的要求，她很自私，没有遇到过阻碍的自私让她显得有些病态。

尽管父母们很疼爱她，她也充分享受着他们给她的爱。但她又是孤独的，父母只会在金钱上满足她的要求。小的时候，她没有朋友，六岁时就已经知道恋爱故事，丈夫、妻子和情人之间的关系，当然那时候的她也仅仅知道这些，后来慢慢地长大，就感觉感情一日一日在增长，有时会莫名其妙地脸红、心跳，然而自己仍是渴望这种感觉，因为这是幸福，她只想到另一边，山的另一边去，看看那边是不是幸福到来的地方。有一位叫西蒙纳·亚当的女孩子和她差不多年龄，她们常常在一起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她们的参考就是她们从别人嘴中偷听到的谈话还有一些书中的故事。雅葛丽纳在家中翻遍父亲所有的书，但是真正找

到的是一些放肆的书或是太露骨的话，她又十分厌恶，立即把书扔掉，她不喜欢小说，因为那太枯燥乏味，提不起她的兴趣，她所喜欢的是诗，是谈爱情的诗与诗的作者，像这种诗人的气质往往和女孩子差不多，她们的事实不是看见的，而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她们凡是应该知道的事都知道（或许还有些是不应该知道的她们也都知道），她们总是用一些神秘的字眼把它们包裹着，让人看起来那么甜蜜，让人忍不住就去追随着找寻它。

两个孩子就这样不知疲倦地谈论着她们根本不知道的爱情，她们学阿尔弗莱·特·缪塞和苏利·普吕车的诗句，一面认为那是邪恶的深渊而打着寒慄，又一面想象着这些诗句里所掩藏的是些什么意义，她们甚至面对面地讨论爱情的肉欲，直到有一天被她们的教员发现而错愕：

“让我，噢，让我紧紧地拥抱你，在你的亲吻里喝着狂乱的爱情，一点一滴，长久的……”

在她们所上的富家子女学校里，教员都是教育界的名流，所以只要是年轻的，不是特别难看的，都会有女孩子们喜欢，她们把感情发泄在她们的老师身上，她们所发泄的方式又是特别的，她们不会去做一些大人们做的事而讨老师的喜欢，她们只会把作业做得规规矩矩的，好让她们喜欢的人看了高兴，有时如果作文卷子的分数差了一些，她们会认为是老师不喜欢而大哭一回，而她们最渴望的就是老师能把她们单独叫到一边指点或是赞美几句，那时她们就感觉幸福已被她们握在手中了。而雅葛丽纳在上体育课时被老师抱到秋千架上的时候，她的浑身都发热了，她说不出那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只是认为那是幸福的，同时又因为她得到老师的独爱，被剩下的小妇人们嫉妒着，她们不停地向老师抛着媚眼，想把自己的偶像从情敌手中夺回来。教室里，只要老师们一开口，她们就会认认真真地记下每一个字，不是为了要好好学习，更不是要理解，只希望教员能对她们有好感。还有，这时他们可以注意教师的脸色和他的举动，雅葛丽纳和西蒙纳甚至讨论，她们的教员要是戴上一条蓝点子的领带会不会更好看。

她们一会儿喜欢的是优伶、演奏家，但没多久又会被摩南一舒里吸引，然后又会是德彪西。总之，只要有个借口，让她们找到一种所得的

爱,她们就满足了,她们两人总是不向对方掩饰什么,特别是雅葛丽纳,她有时会把自己想象的拿到实际中去做,而西蒙纳相比之下就显得谨慎一些,其实这也是所有青年人都遇到过的问题,有的甚至会因此而自杀,雅葛丽纳写过很多情书,都是打算给那些只见过一面的人的,但都没有寄出去。她倾心于一个奇丑无比的批评家,就仅仅因为他的文章里有几行富于感情的表现,也就不管人家有多俗,多自私和无情了,同时她还倾心于住在她附近的一名演员,有一次她甚至走到了他门跟前,但最后还是在他还没有发现她的时候逃走了,她心里还是明白的,他们之间根本没有什么爱存在,她只是因为心里渴望着爱而闹着玩。

她还没有真正爱上任何人,平时里那些爱她为她着迷的人总巴结她,她也会和他们调情,她从来不知道这样做,会给别人带来痛苦的,她认为别人爱她是很自然的,跟她也没有什么关系,她不需要为他们负任何责任,但是她想如果以后,她真的爱上了谁,她是会认真负责的,在她的脑子里,爱情还只是一片空白,她只在生活中,像背台词一样想着她从书上或其它地方学来的一些话,至于这些话的真正内涵她并不知道。

所以雅葛丽纳像许多同龄的女孩子一样,生活在别人的感情里——这其实已算不上是感情了,顶多也只是残灰余烬。曾经有一个人给过她良好的影响,那就是玛德·朗依哀,她的姑姑,她已经是四十至五十之间的年岁,却没出嫁,她长得五官端庄,但人总是忧郁着,穿黑色衣服,不喜欢说话,说话时声音也非常低,而且局促。

她不涉及外交,即使是上朗依哀家,也必须要在没有来客的前提下才行,朗依哀很敬重她,同时又觉得她让人心烦,朗依哀太太也明确向丈夫表示,不喜欢她的来访,但是为了礼貌,双方面都不露声色地和气着,每周留她在家吃一顿饭,玛德也知道兄长家的事令她难过,但她不说出来,她不希望因为她而令她的爱兄难过,她的高傲让她谁也不愿理睬,一个人远远地躲开,同时,别人也没有谁想要去关心她的,她只有很少的几个朋友,也都算不上亲密,她不想因为她兄弟的关系而受到人家的注意,她的性格是禁欲主义和神经衰弱的结合产品,她曾在了一本有名的杂志上写过几篇关于文学和历史的文章,因为具有特殊的风格引起过别人的注意,但她自此不再写了,有很多想认识她她也想认识的人,

到真正见了面，她却不搭理了，想去看戏或想去旅行的欲望总是有的，有时甚至都打算出发了，末了还是被自己取消。神经衰弱的仅仅是她的生命，而且，没人知道，命运已把疾病降落到她的头上，已开始摧残她本来就不硬朗的身体，对此她的兄弟还一无所知，他们仍是在对她雪亮的眼睛耿耿于怀。

小的时候，雅葛丽纳因为快乐，没有在意她身边这位慈祥的长者，直到后来自己的身体与心理发生了一系列莫名其妙的变化而令她惶恐的时候，她才想到要去找她，父母亲都有着他们各自忙不完的事情，根本不会体会她小小年纪产生的变化与悲哀，只有姑姑了解她，同情她，也不用姑姑对她说任何一句话，只要对她笑着，让她依在她的身旁，她抚摸她的头就够了，她就相信姑母一定是懂了她的。

她开始把姑母当成好朋友一样看待，一有什么令自己不舒服的事，她就去姑母那儿，姑母的宽容和恬静会让她静下来，不论什么时候都是这样，她还是不好意思跟姑母明说她为什么会这样烦恼——毕竟还是会令她害羞的。她对她说：“姑姑，我多么希望我能够幸福啊。”

姑妈不说什么，瞧她着微微地笑，她就转头枕在她的膝上又问自己到底将来会不会幸福，姑妈并不知道这可怜的孩子到底要怎样的幸福才是自己认同的，她告诉她，幸福是要靠自己争取的，但如果你希望你幸福，那么你也一定会幸福的。

雅葛丽纳忽地抬起头来，眼中充满了疑问。她说：“那么你是不是很幸福？”

姑妈笑着点头说是的，她是幸福的。但眼中分明含有无奈的凄凉。

雅葛丽纳不相信姑妈真的幸福，况且，如果她选择幸福，也绝不会是像姑妈这样的，她也这样跟姑母说了。

“有许多事情，并不是你想不想做或做不做得到的，人生已一步步把它排好了，你只要去走罢。”

雅葛丽纳直嚷：“我只要合我心意的那种幸福、其他的我就不管了。”

“那你究竟要什么样的幸福？”

她以为她会说出一大堆来的，但是雅葛丽纳想了半天，也就只有一

句：“人家一定要爱我才行。”

玛德只做她手中的活，半天她才说：“人家光爱你有什么用，如果没有人让你爱怎么办？”

雅葛丽纳急忙解释着说她所说的当然也是她所爱的人，跟其他的人不相干。

“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是你所爱的呢？”

雅葛丽纳一脸的疑惑：“会这样吗？一个人总会有他所爱的。”

玛德告诉她，一个人并不能真爱，有的只是心里希望有爱，爱是上帝恩赐的一种最大恩德，即使人家不爱你，你也得尽力去爱别人。

雅葛丽纳听得有些恼了，她可不愿意她所期望的幸福是这样的，但是不久，她也就因为姑母的笑而不恼了。

雅葛丽纳从来不知道姑母是病着的，所以只知道她出门的次数越来越少，却从来没注意到她的脸色越来越惨白了，有时候碰到有医生从她家里出来，她才问姑母是不是病了；但姑母告诉她只是一点小病，她也就不放在心上了。再后来，姑母连上她家吃饭的活动都取消了，雅葛丽纳还跑去天真地质问她，姑母却简短而慈祥地跟她解释说自己是太累了。

回家去，她忿恨地对父亲提起对姑妈的质问，并说是姑妈不喜欢她，所以推托每周上她们家来几个小时就累了。这时，父亲才要她别去烦姑妈，因为她已病得很厉害了。

雅葛丽纳被这突如其来的话吓呆了，她追问姑母究竟得了什么病会很凶，父亲却不愿告诉她，直到后来她才知道，姑妈是患上了肠癌，并且已不能活得太久了。她在心里担心了好多天，直到再见到姑母依然那么恬静的笑容后才又宽慰了一些，她甚至想，别人会不会是弄错了，姑母身上完全没有病得很厉害的痕迹，况且她还是那么安静。

她还是和往常一样和姑母唠叨着自己心里的话，玛德也更加关切她，但是往往谈话不久，她就会走出屋子，她不想让她心爱的雅葛丽纳看到她痛苦的样子，她一定要等到疼痛过去，脸色没了异样，才又回来和雅葛丽纳继续谈话，她尽力保持着平静，希望能安安静静地度过最后几个月。但是病势来得太突然，她除了雅葛丽纳以外已不能接见任何

人，再后来连见雅葛丽纳的时间也越来越短，终于到了她们不得不告别的日子了，姑母躺在床上，她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起过床了，她温柔地和雅葛丽纳说话，并安慰着她，和她告别，然后她关了门，一个人在屋里等待死神的到来。

雅葛丽纳从此又孤独了，这时她才明白，原来她能阻止自己心中各种不安定，都是因为有了姑母，而现在，姑母已不在了，她悔恨当初不该在姑母面前耍着脾气而忽视了姑母，其实她从小就和母亲一样奉行宗教仪式，而现在她更需要这种依傍，但是她又发觉母亲和许多口称奉行宗教的人一样很害怕死亡。这样的虚伪让她认为教堂也是虚伪的，她只把上教堂会作为自己有教养的一种象征，她现在唯一的救星就是姑妈，对姑妈的回忆是她欣慰而后悔的，她把姑妈的种种生活方式作为自己的榜样效法，曾经认为是可爱的诱惑，现在她是那么的讨厌，平时从来不关心事，现在她一一看到了，并使她因为一件事伤透了心。

那天下午，那个装腔作势的小画家又来作客，母亲正在接见他，雅葛丽纳也在场，朗依哀太太原本不喜欢这位并不十分要好的熟人来访，所以她显得有些个耐烦，而且轻微的偏头痛使她昏昏然，竟然说错了话，而且是有女儿在场，她没留神当着客人说“我的心肝”。

她和客人同时发现她的口误，但是出于礼貌，双方都装作不在意，仍然客气地谈着，雅葛丽纳却大吃一惊，差点把手中泡茶的杯子掉在地上。要是以前她不会这样吃惊，从小她听惯了这种语言，但是现在，在她这种心境下，况且说这话的人又是她的母亲，由此她联系到母亲平时生活中的种种行为，她对一切都开始怀疑，她很想把一些想法告诉父亲，想听听父亲的看法，她还想对父亲表示同情，可悲的是父亲并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更没有心情去听她报怨，她认为父亲其实什么都知道，但他不说。这样对他自己也有好处。

雅葛丽纳彻底地失望了，她很爱他们，不愿意对他们有过份的鄙薄，她也看不惯她自己以前的行为以及朋友西蒙纳的行为，姑妈的纯洁令她惭愧，但是姑妈死去了，她的记忆也慢慢地消失了，她觉得她在这过不下去了，否则她也会掉在污泥中站不起来了。她疯狂地想要逃开这个世界，她希望有人能救救她。